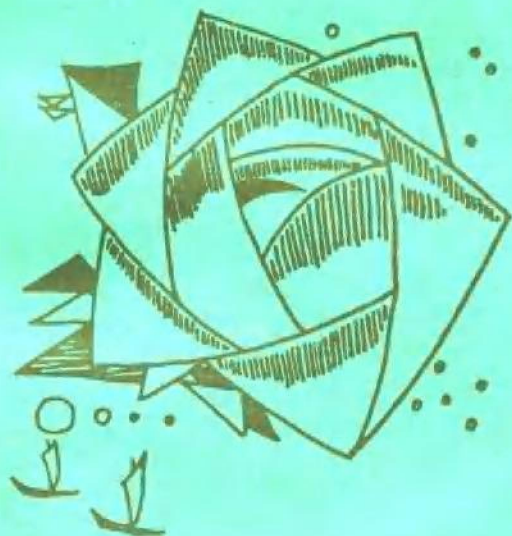


台湾长篇小说

棋王



7.5
4

内 容 提 示

《棋王》这部小说，是台湾著名作家张系国的代表作。它以七十年代台北社会为背景，围绕一个五子棋神童的奇幻遭遇为主线，深入描写台北一群知识分子迷恋发财的各种心态言行，展示出台湾社会的畸形病态、新一代人性的演变以及想象世界的幽玄。

作品构思奇巧，情节跌宕起伏，文笔简练流畅，引人入胜。

台湾长篇小说

棋 王

张系国 著

☆

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宁市河堤路14号)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4.25印张 2插页 106千字

1983年8月第1版 1983年8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34,000册

书号 10113·247 定价：0.44元

张系国和他的《棋王》

卢菁光

新的崛起

张系国是六十年代崛起的台湾文坛新星。著名的台湾评论家刘绍铭说他是台湾发表小说的作家中“最忠于现实的作家”；台湾诗人余光中称赞他的出现“代表着一股健康而清醒的活流”。

张系国不是一个一鸣惊人的作家，他是一步一步，以自己厚实的作品，以自己作品中日臻成熟的思想艺术，而为世所注目。

张系国，一九四四年生于四川重庆，原籍江西省南昌县。从小在台湾新竹长大，一九六五年毕业于台湾大学电机系，后留学美国，学习电脑科学，曾获柏克莱加州大学博士学位。他先后担任美国康乃尔大学助理教授，台湾清华大学副教授。现任美国芝加哥伊利诺大学教授，台湾中心研究院资讯科学研究所研究员。

一个电脑科学家，却把自己的许多心力贡献给文学创作，并以小说创作驰名中外，这在科学家群中，在文坛上都不多见。张系国还在大学学习期间，就开始发表作品，以后他矢志不渝，从不中断。他先后出版的作品有：长篇小说《皮牧师正传》、《棋王》、《昨日之怒》、《黄河之水》，短篇小说集《地》、《香蕉船》，散文杂文集《快活林》、《天城之旅》、《让未来等一等吧》，小说、剧本、评论综合集《孔子之死》。张系国还是科幻小说家，这对于他来说似乎也是顺理成章、符合逻辑。他既喜

爱文学，又懂得科学，于是把二者结合起来，他出版有科幻小说集《星云组曲》，同时翻译一些外国科幻小说，辑录成《海的灭亡》一书。

张系国在文坛的崛起，反映了时代、社会生活对于文学发展新的期待和要求。

五十年代的台湾，社会和文坛都是一片“荒原”，充满着沉闷、死寂的空气。沉寂的后面有着焦灼、烦躁，隐伏着新的期待，预示着未来的反抗。以后文坛上勃兴的“现代主义”和接踵而来的“乡土文学”的兴起，标志着文学创作开始回到社会写实主义道路上。但许多作家一时还难以将注意力投注到此时此地的现实中，文学在其走上社会写实主义的途程上还有待打破旧有的藩篱，还要作新的开拓和深入。“回归到现实中”，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加以调整，转移到此时此地的台湾社会现实，成为时代对文学发展的期待。张系国在文坛的面世，正回答着时代的这一要求。

张系国在创作主张上一己独异地提出：“我认为历史是向前的，社会不是静态的，人的经验也会不断改变的。古人的经验和现代人的经验也绝不会相同。因此，小说家也应跟着时代有改变，他们应唱新的歌。”（引自夏祖丽《理智的寻梦者——张系国访问记》）

“唱新的歌”，是张系国的创作主张，也指导着他的创作实践。

张系国提出的“唱新的歌”，有两个含义：一是写新的题材内容——反映此时此地的台湾社会现实；二是在人生经验上作新的探求。

张系国在“唱新的歌”中升起，他接连给人们贡献了反映台湾社会现实的三部长篇——《皮牧师正传》、《棋王》、《黄河之水》。

三部长篇，从时间顺序看，《皮牧师正传》的背景是五十年

代初期的台湾社会，《棋王》反映的是七十年代初期经济“起飞”刚开始的台湾，《黄河之水》则以一九七二年到一九七四年台湾遭受到经济危机的时候为背景。三部长篇，概括了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台湾社会的发展变化、深刻的矛盾和隐伏的危机，反映了这一时期台湾的中国人心态的变异。三部长篇组成了一卷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台湾社会的历史画幅。

《皮牧师正传》是一部个人生活史。它通过生活在小小光明镇的皮牧师的“血泪奋斗史”来揭示时代社会的变化。小说着重写一个小人物在现实社会中挣扎沉浮的心态，从心态的变化去写出人性的沉沦，从心态的变化去反映社会的精神形态、道德面貌。小说从侧面反映了五十年代台湾社会的贫困现象和盲目向往西方的社会心理，同时通过皮牧师的“变”，给人们传达出最早的讯息——社会在变，人的价值观念、道德观念也开始在变。

《黄河之水》是一幅社会世俗画。活动在画面中的是上流社会和底层社会的各色人们，它们构成了色彩斑驳、主调迥异的两个世界。小说反映了七十年代初期台湾从经济发展到危机波及的过程中，社会生活的繁复纷乱，政界商场的瞬息幻变，特别着重揭示了人们在“经济挂帅”潮流冲击面前的彷徨迷茫、焦灼追求的精神状态。

比起《皮牧师正传》和《黄河之水》，《棋王》无疑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和地位。在反映台湾社会现实方面，它具有独到的深度；在小说艺术的技巧和手法上，它具有独特的表现。应该说在张系国的反映台湾社会现实的三部专篇中，《棋王》最具有代表性，难怪连张系国本人也承认，“《棋王》倒是直到目前为止，我最满意的长篇小说创作。”（《〈棋王〉洪范版后记》）

独到的深度

“时代变了！”这是《棋王》中程凌的一句感喟。《棋王》

可以说就是“时代变了”的形象诠释。

台湾社会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以美国为目标，经济上从“复兴”到“起飞”，社会文化上从逐步西化到全面认同，它成了具有殖民性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缩影。经济日趋发展，人心世道却有朝相反方向发展的趋势，物质与精神的脱离以至对立日益严重。物质的丰富与精神的匮乏成了鲜明的对照。谈论“精神失落”，“人性沉沦”，成了许多人批评社会、批评现代文明的共同议题。作为一个有社会良知、有清醒头脑的作家，张系国不能不面对这一巨大的社会弊病，把自己的焦灼、忧虑和不平反映在作品中。《棋王》和《皮牧师正传》、《黄河之水》所反映的一个共同主题——揭示时代变化，剖析社会病态，正是台湾社会现实这一深刻矛盾的真切反映。

揭示时代变化，剖析社会病态，在《棋王》中，有一个透示的焦点，有一个独到的深度，这就是人性的失落。

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曾经出现空虚、彷徨、困惑、甚至绝望的一代，他们被称为“失落的一代”。许多文学作品环绕着人性失落的主题，表现他们失去了信仰的虚空，失去了道德的彷徨，失去了价值的反叛和堕落。“失落的一代”成了有特定历史内容的专有名称。《棋王》中的许多人物，如果专就“失落”这一意义上说，也可以称为“失落的一代”，他们失落于功利之中，失落于拜金主义、物质欲望之中。《棋王》所呈现的是“失落的一代”的灵魂大亮相。小说中，无论是绘画不忘赚钱的程凌，研究历史兼搞生意的冯为民，还是搞电视的张士嘉，画裸女的高悦白，炒股票的周培，他们都围绕着一个“钱”字转。他们的信条是：钱就是自由，有钱就有了自由。冯为民不得不老老实实地承认：“他们老一辈的读书人，……硬是守得住。换了我，我就守不住。”守不住什么？人性的防线守不住新的价值观念的冲击。程凌的回答作了毫不掩饰的表白：“时代变了，我敢说，方

先生一辈子没有为钱操过心，也不会赚钱，也不想赚钱。老一辈都是这样。价值观念不同，我们非要赚钱不可。”“时代变了”，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价值观念变了，一切都讲金钱，讲实利，一切都以物质价值作权衡。程凌多少带点气愤而又不无解嘲意味地说：“社会良心有什么用？喂狗吃算了！”“去你的历史潮流。我不管什么历史潮流，我要自由。我只要赚钱，钱就是自由。”小说中还有一个言简旨深、耐人寻味的生活细节，它让读者通过程凌的眼睛去看台北市民生活节奏的变化：“程凌看西门町熙来攘往的行人，他注意到台北人走路越来越快。程凌不记得自己在中学和大学里怎么走路，好象不如现在走得快，走得劲。”由于物质价值观念的完全驱使，人们连生活节奏也大大加快了！

小说中，刘教授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在他身上有多种色彩的交迭：他有教授的头衔，有青年才俊的美溢，但他又是道地的江湖学者，有一副伪君子的面目；他有滔滔不绝的口才，有彬彬有礼的仪表，但掩不住他内心的虚空，游戏人生的处世态度；他好吹自炫，却还有几分可爱的诚实；……当年鲁迅在一篇文章中说过，小学生有一种七色板，未转时呈现五颜六色，煞是好看，但经不住转，一转就显出了本相——灰色。刘教授就是这样一个灰色的角色。他是《棋王》中创造的一个有深度的、有特色的失落一代的成功形象。刘教授为人处世信奉两个字的哲学：“钱”和“混”。说到“钱”，小说中几次重复出现的“钱就是自由”，“有了钱就有了自由”，最早就出自刘教授之口。至于“混”，他说：“只要你会混，就无往不利”，“你如果对一切认真，不妨大混；如果你不在乎，不如小混。”他自己是属于小混的人物。从人生信念到处世态度，从铜臭味到市侩气，他确实已完全失落在腐朽的拜金主义当中。

如果说，在《皮牧师正传》中，五十年代的皮牧师在社会的“染色”中，已逐渐变得圆滑乖巧，但他终究还在嘴里念念不忘

上帝，耶稣的形象在他心里并未完全泯灭，那么，到了《棋王》，这一批七十年代的都市知识分子，却早已把这一切洗刷得干干净净，心里不但上帝的形象荡涤殆尽，而且嘴里已在大言不惭地谈论生意经——“赚钱，赚钱，还是赚钱”。他们信奉的已不是上帝，而是吞噬、泯灭人性的魔鬼——金钱！

在《棋王》中，通过失落的一代的人物折光，深刻地反映了台湾社会整整一个时代。

独特的艺术

有人说，《棋王》是一部寓言小说，这不无道理。小说就是把严肃的具有现实意义的主题寄寓在非现实的甚至是荒诞的故事之中。

小说中，人物活动的环境，主宰人物言行的生活逻辑，都完全是现实的，社会的，但把人物和事件联接起来的却是一个完全非现实的、具有强烈象征意味的故事。小说构造了一个神童的故事，从神童的显灵、考验，到神童的失踪、丧失神力。神童十二、三岁，他具有未卜先知的奇能异禀。猜拳、下一子棋，下五子棋，他“要赢就可以赢，要输就可以输”。预测火灾，他不幸而言中；猜测股票行情，他一估就对。他“简直太神了”。因为能“预卜未来”，他变成“稀世奇珍”，成为人们企求和追逐的中心。围绕着他，小说演绎了一个又一个的事件。发现神童，犹如“挖到金矿”，大家都把他看作是位财神，都在他身上打主意，想赚钱发财的路子：有让他为炒股票而预测股票行情的；也有准备让他为大专联考补习班招徕生意，在考前臆测联考试题的；还有把他在电视中捧出来，搞噱头，以提高神童世界节目的收视率的；……神童的出现和显灵为小说中许多人物的表演提供了一个集中的舞台，大家纷纷在台前亮相；神童的突然失踪，又把所有人物

在常态下对金钱神往、追逐的心态推向极致，引向激化。故事的发展跌宕起伏，悬念丛生，饶有余味。神童的故事在小说中不但是构成情节发展的贯串线，给小说增添浓烈的趣味，而且它本身也是一种极度夸张、富有戏剧性的表现手段，把这一批七十年代的“新台北人”的集体心态刻画得唯妙唯肖，渲染得淋漓酣畅。

从《棋王》中可以看出，张系国是说故事的高手，他善于把严肃的主题和趣味的故事统一在一起。

《棋王》是一部富有批判精神的小说，在清醒的批判中透露出乐观的精神。这种清醒的乐观的精神不但表现在对社会病态、人性失落的剖析上，而且表现在对人性中纯真的、温暖的、有希望的一面的开掘。小说中，失落于物质功利之中的人物比比皆是，但作者对他们并没有恶意丑化、刻意伤人的意思。作家对他们虽有嘲弄的意味，但并不严重，虽有针砭的笔法，但并不刀锋凌厉。往往在严肃中透出诙谐，在讽刺中带着温情。作家常常在情节的安排上和生活细节的描写上寓存讽喻性，用幽默和微讽的笔调给予小说人物以启迪，以精神反省，也给予读者以关照，以思想的亮光。《棋王》最后有这样一个别具匠心的情节：神童和棋坛老手、前棋王刘教授对弈，第一、二两盘各有胜负，在关键的第三盘，神童却决定仅凭他的本分，他“不愿依赖他对未来的预测”，他自信地说：“我自己会下。”凭着人力，凭着本分，他竟然获得了胜利。目睹此情此景的程凌不禁佩服神童的勇气，对神童仰慕的心情油然而生，他“似乎又看到孩子乌黑的眸子闪动，他的眼神深不可测。”这里正有着人的尊严和勇气，有着人的自觉和自主。正是在这种精神的启迪下，程凌眼前出现了光明，闪耀着希望。小说最后颇有象征意味的写了这样一个结尾：“程凌走出巷口。几个孩子正坐在一棵大榕树下吹肥皂泡。程凌抬头一看，一个个肥皂泡，从他头顶飘过。早晨的太阳映在肥皂泡上，每个肥皂泡都是五彩缤纷的透明球。程凌盯住飞升得最高的肥皂泡。肥

皂泡恰和太阳重迭，一束耀目的光华从肥皂泡射出。然后它炸散开，瑰丽的色彩化成一点点微细的水滴。程凌看到另一群肥皂泡升起，升起，而后随风飘散。”程凌眼前的光明也可能是短暂的，希望也可能如肥皂泡一般，但在他看来，世界终究还有瑰丽的色彩，还有五彩缤纷，而并非灰色一片。

富有讽喻性和幽默性，是小说《棋王》值得注意的一个艺术特点。

《棋王》的结构有点特别。神童的出现、显灵、失踪是主线，同时又有几根支线。小说并不从主线开始，而从支线入手，由程凌引出电视公司的张士嘉、丁玉梅，广告社的周培、小董，程凌的朋友冯为民、高悦白、程凌的弟弟、母亲等，表面上似有头绪纷繁、枝蔓杂错之感。但神童一出现，几根支线迅速向主线收拢，形成主线有牵一发而动全身之态势。整个小说，在整体结构上显出缜密严谨，而在结构安排上又具有复杂多变的特点。

《棋王》的语言流畅生动，自然活泼，没有赘言，绝少冗长，从不咬文嚼字。特别是小说中人物的对话，写得有实感，切合身分，引人入胜。写人物对话是张系国的一绝，他常常以此作为他小说中刻画人物性格的主要手段，并运用得相当娴熟而有成效。

《棋王》的不足之处在于作家只注意群像的描写，较多注意集体的心态，而不大注意人物的个性化，因而人物形象显得扁平，缺乏立体感。同时作家在小说中不时假人物之口去寻求给神童“一个合乎科学的解释”，探究神童的奥秘和意义，相对减弱了小说对社会现实的直接关照意义，使小说带有某种空灵飘渺的色彩。

《棋王》是一本大有裨益、值得一读的书，相信读者拿起它，就会手不释卷，它会把读者带进一个现实的而又想象的世界，在那里思索、探求……

写于暨南大学中文系台港文学研究室

一九八二年九月

—

张士嘉连拦三辆计程车，才拦到一辆有冷气的，他和程凌忙钻进去。司机要按下里程计，张士嘉止住他：

“别急，先开冷气。”

“对不起，先生，冷气机坏了。”

“为什么不早讲？我们换一辆。”

张士嘉推开车门，程凌坐着没动。

“算了罢。没多远，热不死你。”

“有冷气车，不坐白不坐，还是换一辆。”

程凌伸手把车门关上：

“开车开车。到电视大楼。”

司机回头看他们。程凌说：

“不要理他。开车。”

张士嘉也说：

“好啦。到电视大楼。”

司机发动机器，嘴里咕哝着：

“年纪轻轻的，只晓得享受，冷气有那么要紧？我们刚到台湾，电扇都没有，还不是活过来了？现在连坐车都要冷气，真是在福不知福。”

张士嘉坐直身躯。程凌按住他，掏出香烟：

“来来来，大家抽一根。”

司机点着烟，又发话了：

“两位看样子也念过书。学校里有校规，两位一定知道。每

一行都有每一行的规矩。坐计程车有坐计程车的规矩，上车就得坐一程。这位先生一看没有冷气，就要下车，幸亏碰到我好脾气，换别人早就找你麻烦了。”

程凌对张士嘉扮个鬼脸：

“约好什么时候？”

“四点半。”

“下什么棋的？”

“一百元赌你三次猜不到。”

“围棋？象棋？西洋棋？”

“五子棋。”

“搞你不过。五子棋有什么好比，格调太低了。”

“管他呢，总比书法比赛，珠算比赛好些。我已经黔驴技穷，你又不帮忙多出主意。”

程凌看着车窗外，突然大叫：

“小心！”

车子猛然右转，一位摩托骑士擦身而过。司机怒喝：

“找死啊？”

张士嘉回过头，那辆摩托车翻倒在路旁。

“是你的错。你太靠左边，过了线。”

“怎么是我的错？你这位先生讲话好没有道理。摩托车根本不该走内线。他自己超车，跑到我这边来。就算出车祸，是他的错，怎么说我过线？你们读过书的人，讲话要多用用脑筋。没有看清楚，不要乱讲话。”

程凌和张士嘉都摇摇头。程凌胡乱吹起口哨。车子在电视大楼对街停住。程凌俯身向前：

“可不可以请你兜过去？”

“不行。”

张士嘉推开车门跳出来。程凌付了车费，追上张士嘉：

“误上贼船，受不了。”

“都是你，叫你换辆车你不肯。”

“你不讲换车，他就不会发脾气。”

张士嘉笑了。

“算我的错。为了坐冷气车，听一场训话，也值回票价。”

程凌推开电视大楼的旋转门，一股冷风迎面扑来。张士嘉直拉衣领，让冷气灌进去。程凌走向电梯，三位少女候在一旁。电梯门开了。程凌让她们先进去，按下九楼的电钮，朝女孩投出一个问号。

“请按三楼，谢谢。”

三楼。几个女孩出去。程凌再按一次九楼。

“新来的？长的都不赖。”

“大概是训练班的学员。”张士嘉看看表。“刚好。我想半个钟头就可以谈完。”

“你会下五子棋？”

“我不下。只是先随便跟小鬼谈谈。如果觉得有苗头，再另找高手考验他的功夫。”

“神童世界最近收视率如何？”

“不佳。我们有我们的基本观众，但还是站不住脚。我这个节目制作人恐怕干不长了。主意是你想出来的，我垮了一定找你算帐。”

“我的主意并不坏，你要找真的神童。假神童，谁爱看？”

“台湾哪里有那么多种神童。你算算看，一千四百万人口，就算廿万人里有一个神童，七十个。神童世界已经播出卅一次，用完一半了，还有什么戏唱？”

“你找到的都算不上神童。小楷写得好就是神童，太可笑了。现在连会下五子棋都算神童，你的节目当然没救。”

“别尽说风凉话，帮忙出主意，千万拜托。”

九楼的走廊里摆了一架钢琴。丁玉梅坐在钢琴前，端详着琴谱。看到他们走来，她绽开一个微笑，举起手臂：

“嗨。”

张士嘉说：

“你怎么在这里。人呢？”

“他在你办公室。我跟他实在没有什么好谈的。我又不会下五子棋。问他别的，他都答不上来，木得很。你跟他谈谈就知道了。”

“你要不要一起谈谈？”

丁玉梅皱皱鼻子。张士嘉看程凌，程凌连忙说：

“我在外头等你。我也不会下五子棋。”

张士嘉叹口气：

“情况不妙。两星期找不到一名神童。这位准神童，我们的大小姐又不喜欢。”

“我没有说不喜欢。我又不懂下棋，说不定他棋真下得好，一美遮百丑。你自己跟他谈嘛。”

“好吧。你们不要跑远，我就出来。”

丁玉梅等张士嘉走开，轻声问程凌：

“你真的不会下五子棋？”

“会是会，可是我没兴趣陪神童下棋。”

丁玉梅噗哧笑起来：

“什么神童，还不都是小孩子，比较有点天份就是了。前几次尽是音乐神童。唱歌、拉提琴、弹钢琴，好腻味。还是上个月的心算神童有趣，他真的算得快。你看到了吧？”

“没有。我那次刚好有事。”

“哼，说谎。你一定不喜欢看神童世界。”

“你主持的节目，我怎么会不看？不想看神童，也想看你。对不对？”

丁玉梅眨眨睫毛。她站起来，阖上琴盖。程凌掏出烟，丁玉梅接过一根。

“谁找来的五子棋神童？”

“不知道。好象是一位同事亲戚的小孩。”丁玉梅从长裤背后口袋摸出打火机，“前一阵才好玩哩。好多家长把小孩送来，一定说是神童，不能上电视就大发脾气。把张士嘉搞惨了。他老是你害人不浅，后悔不该听你的主意。”

“这家伙过河拆桥，下次不帮他出主意了。”程凌说，“走，我请你吃西瓜去。”

“现在啊？张士嘉不是要我们在这里等他？”

“我们就到楼下餐厅，一会再上来找他。”

电梯里，丁玉梅目不转睛望着程凌。

“你好象又胖了。”

“我和你们女人一样，最忌讳这字。”

“我才不怕胖。我想胖还胖不起来呢。我妈老嫌我太瘦，怕我肚子里有寄生虫，还要我吃小儿鸬鹚菜，你说可笑不可笑？”

“我就是小时候吃鸬鹚菜吃太多，消化系统太过健全，才有今天。”

丁玉梅睁大眼睛：

“真有这么灵？那我倒要试试看。”

“可是你必须戒烟。吃鸬鹚菜不能抽烟，否则反而会闹消化不良。”

“我就知道你骗我，我抽烟只是玩玩，又不是真吸进去。对了，我给你看一样东西。”丁玉梅举起左手臂，凑到程凌面前。

“恭喜恭喜。订婚怎么都没通知一声？”

“死相，也不看清楚戴在哪一根指头上。我爸爸送给我的生日礼物，漂亮不漂亮？”

“他从新加坡回来了？”

“又走了。漂亮不漂亮？有半克拉呢。”

“说不定是假钻。”

“你这个人！总有一天，有人会好好整你，我才乐呢。”

程凌要了两客西瓜。丁玉梅碰到一个熟人，他又多要了一客，搬回桌上。丁玉梅大方的招呼：

“给你们介绍一下。王小姐。程总经理。”

“我已经替你拿了一客西瓜，没关系吧？”

王小姐吃吃笑着：

“程总经理真是太客气了。”

“我叫程凌。总经理的头衔，唬人用的。你看我这样子象总经理吗？”

丁玉梅对王小姐说：

“他真的是总经理，有一家广告社在南京东路上。程凌，你给她看你的名片。”

“我没有名片。”

“他有。好考究的名片，你一定没看过这么漂亮的名片。程凌，拿一张出来。”

“我没有名片。”

“拿一张出来。”

程凌从皮夹里掏出名片。丁玉梅一把夺过去，递给王小姐。

“你看，折起来的名片，设计得好别致。他自己设计的。程凌还是画家哩。”

“我不是画家。”

“假谦虚，画广告画也是画家。程凌还会速写人像。程凌，你现在就给王若芬画一张。”

“别胡闹。”程凌对王小姐说，“王小姐也在电视公司服务？”

王小姐点点头，丁玉梅抢着说：

“她是我们公司新闻采访组的副主任。程凌，你给她画一张速写吧。”

程凌不理睬丁玉梅。

“王小姐是学新闻的？”

“不是。我和玉梅是同学，我比她高两班。”王小姐摆弄着程凌的名片，“程先生真是多才多艺，这名片设计得好极了。”她把名片收到皮包里。“对不起，我得回去了，谢谢你请客。你们慢慢谈啊。”

程凌站起来。丁玉梅说：

“下次你该叫他给你画一张速写。摆摆。”

王小姐笑着点头。程凌坐下，拿起小叉子。

“干什么把人家吓跑。”

“甬，帮你介绍女朋友，还不好？有我大力宣传，你的广告社生意也会好些。”

“搞你不过，下次不请你客。”

丁玉梅不作声，低头吐瓜子。程凌看见张士嘉朝他们走来。

“这么快就谈完了？”

“真没什么好谈。”张士嘉一屁股坐下，猛拉衣领。“这里好热！奇怪，怎么没开冷气？那个小鬼只会下五子棋，别的什么也不懂。我看只好安排他和别人下几盘棋，再穿插点节目。”

丁玉梅抬起头。

“怎么，你决定要他？”

“不要他，怎么办？再来一次音乐神童？饶了我吧。上次那个小提琴拉的之破就别提了，捧这种神童真是造孽。”

“不是说谁还要送他到维也纳深造？”

“我可没说。程胖，来根烟。”

程凌把整包烟塞给张士嘉。

“都给你。”